



名医遗珍
系列丛书

陈无咎



医学八书

独树一帜的中医思想者

〔主编〕

姜宏军 徐旻 任宏丽

· 黄溪大案 ·

· 伤寒论蛻后编 ·

· 伤寒论蛻 ·

· 明教方 ·

· 妇科难题 ·

· 脏腑通论 ·

· 医轨 ·

· 医量 ·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无咎

医学八书

主编 姜宏军 徐旻 任素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无咎医学八书 / 姜宏军, 徐旻, 任宏丽主编. —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0.2

(名医遗珍丛书)

ISBN 978-7-80231-841-0

I. ①陈… II. ①姜…②徐…③任… III. ①中医学
IV. ①R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3637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8号易亨大厦16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字数264千字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31-841-0

*

定价 28.00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 64065415 010 8404215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名医遗珍系列丛书》

编委会

总主编	刘菊妍	华中健	
副主编	邢斌	倪诚	樊永平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邢斌	华中健	刘菊妍
	孙玄忒	杨钦河	宗宁
	姜宏军	姚洁敏	倪诚
	黄力	樊永平	

《陈无咎医学八书》

编委会

主 编	姜宏军	徐 旻	任宏丽
副主编	黄春水	尹立俊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尹立俊	任宏丽	刘双森
	吴荣茂	陈嘉峣	姜宏军
	徐 旻	黄春水	

总序

《名医遗珍系列丛书》旨在搜集、整理我国近现代著名中医生前遗留的著述、文稿、讲义，等等。这些文献资料，有的早年曾经出版、发表过，但如今已难觅其踪；有的仅存稿本、抄本，从未正式刊印、出版；有的则是家传私藏，未曾面世、公开过，可以说都非常稀有、珍贵。从内容来看，有研习经典医籍的心悟、发微，有学术思想的总结、阐述，有临证经验的记录、提炼，有遣方用药的心得、体会，篇幅都不是很大，但内容丰富多彩，且都带有鲜明的名医个人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足资今人借鉴。

寻找、搜集这些珍贵文献资料是一个艰难、漫长而又快乐的过程。每当我们经过种种曲折找到并落实好一种想要的文本时，都如获至宝，兴奋不已，尤其感动于这些文本拥有者的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持。他们大都是名医之后或门生弟子，不仅和盘献出这些珍贵文献，并主动提供相关素材、背景资料，而且很多都亲自参与整理、修订，确保了所出文本的高保真和高品质，这也激励、鞭策我们不畏艰难，更加努力。

真诚希望同道和读者朋友给我们提供线索，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把这套书做成无愧于时代的精品、珍品。

《名医遗珍系列丛书》编委会

2009年12月

宗《内经》，论案说理不失灵活； 法丹溪，得其神韵不泥其迹

——记近代杰出的中医学家陈无咎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个中医经受西医强烈冲击的时代，也是一个名医辈出的时代，在这短短的50年里，无数名医先哲思考着中西医汇通的问题，忧虑着中医今后的路该怎样走，他们提出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提升。在这动荡的年代里，数百位名医留下了他们的著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和作品，已被今天的人们所遗忘，人们也许只有在辞典中才能找到有关他们的记载，陈无咎就是这其中一位不平凡的医家。

为深入了解先生之学，我们从书中请出先生的著作并加以研读，读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先生之学极具特色，这种特色，用任应秋先生对他的评价来概括，很恰如其分，即“论病必宗《内经》，并以征诸实验者，近代医家中，当推陈无咎。”“陈氏处方，悉由自订，不轻用他人成方，于近

代医家中独树一帜，实具有河间、丹溪之遗绪，而驾于《拾遗方论》之上矣。”

先生临证之外，积极教书育人，培养中医人才，勤于著述，可以说是一位著名的中医临床家和教育家，有很高的声望，更有着不平凡的革命经历，种种因素决定着先生不该被今天的人们所遗忘。今试从先生之生平、先生之学术思想、先生学术之流传等方面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陈无咎生平简介与主要医事活动

1883年，陈无咎出生于浙江义乌黄山，村旁有黄山溪淙淙流过，这也是他行医多以“黄溪”为号的原因。义乌医史上有元代的丹溪朱彦修，明代的花溪虞天民，加上他黄溪陈无咎，故有“义乌三溪”之称。

无咎原名绿潇，字兰澄，后更名为淳白，又名易简，字茂弘。除以黄溪为号外，尚有无垢居士、丹雏、凤雏、壶叟等多种名号。无咎早年，和那时期的众多青年人一样，热衷于科举。他从七八岁起，每当夏秋之交，总病疟疾一次，从最初的二三日愈，发展至七八日愈，直至十余日始愈。到他二十二岁这年，寒热往来竟迁延月余不愈，遍请乡医诊治，毫无效验。母亲对他说：“昔乡贤朱丹溪先生潜心理学，因其母与业师许白云病痹痿，始治医学。尔既读书明物，何不习医自救？”他深受启迪，于是开始研究家藏医书中治疟之法，最终决定采用《景岳全书》所载四兽、休疟二方加减，不料竟一剂起效，数剂而愈。正是这一事件，使无咎对中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学医生涯。此后除研习中医典籍外，曾师从东阳周外翰、同邑龚茂才、永嘉徐侍卿习医。

宣统元年（1909年），陈无咎补博士弟子，举省试高第，随后进入两浙高级师范兼习法科。读书期间，喜研究博物、解剖、生理、心理、理化诸学科，这为他今后的行医生涯打下了扎实的西学基础。青年时期，忧国忧民的无咎醉心于民主共和，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无咎隐居上海。当时，他在

义乌老家的次子光炬患蛾疹，因医治不及时而夭折，他抱着丧子之痛，乃决定以其所学医术为人诊病。1915年，他先后于杭州治愈寒结成冰之疾，于上海治愈真阳不潜之证，医名渐盛。

1916年，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不顾全国民众的声讨，改称帝制，此时的无咎毅然弃医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之中。1919年，无咎奉孙中山之召入广东，先后担任浙江省长公署咨询顾问、护法浙江军总司令行营机要秘书、鄂东靖国军参赞军务兼秘书长、驻粤代表。在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亲自委任他为浙江招抚使，命其在浙江招兵讨伐直系军阀孙传芳。

驻粤期间，无咎常出入总统府，为孙中山号脉诊病，深得孙中山器重。据无咎所著《医轨》所述，当年孙中山先生患“胃蠕症”，日本医生高野太吉教以食水果及生硬食物，遂愈。高野乃自称其治法为抵抗疗法之元祖，中山先生在其所著《孙文学说》中也有引述而称扬之。而陈无咎引证《灵枢·五味论》予以说明，认为抵抗疗法乃中国医学五味相胜之原理，非高野所首创，孙中山先生大为赞赏，并于1919年亲笔题“磨夷研室”匾额赠之。

无咎对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状甚为失望和不满，遂辞去官职，于1921年到上海行医，往来于沪杭之间为人诊病，并潜心读书，钻研医理，医术大进。无咎以其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令多位名士为之倾倒，如沈钧儒、邵力子、于右任、胡汉民、田桐、经亨颐、张宗祥等，都和他时有往来。在无咎的著作中，这些知名人士纷纷题词予以赞扬，如于右任题词为“丹溪正传”，田桐题赠“学贯中西”，沈钧儒题为“尽见五藏”，经亨颐赞他“苏沈风流”。黄元白对他的诊脉技能非常叹服，欣然为之作序，对他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张宗祥细读无咎的著作后，认为这是“寿世之言”，予以高度评价。

无咎临证之余，勤于著述，教书育人，并在医学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他在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杂志担任主笔，曾连载《中医内科

学讲义》等多篇著述，并针对当局对中医界的打击和时事发表多篇评论。

无咎性情耿直，他发表的实事评论多直抒己见，毫无掩饰地表述自己的爱憎之情。他衷心拥护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行医时仍关心政治，对当局的反动行为十分不满，如1946年，爱国进步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遭特务暗杀，他义愤填膺，在期刊中发表评论怒斥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当吴晗发表进步演说被特务包围，由进步学生护送至无咎家中时，又是在他的保护下使得吴晗幸免于难。

1947年，无咎曾回义乌黄山故里暂住。其间，常为家乡父老问诊治病，为很多病人解除了痛苦，深得家乡人的尊敬。如黄山附近村庄有一个13岁的女孩瘫痪六载，四处求医问药均毫不见效，后经无咎精心诊治，妙手回春，使之康复如初。另有一病人王某，两目红赤，头昏，视物不清，诸医均嘱进清凉之剂，然延久不愈。无咎以温热之剂从引火归原为治，果数剂而愈。无咎医术之精湛与辨证用药之准确，可见一斑。1948年，无咎与世长辞，另据其好友张赞臣述逝于1947年。

二、陈无咎的主要学术思想

朱丹溪对中国医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其学术早已融入中医学的体系之中，无咎与丹溪同乡，义乌地区历来崇尚丹溪之学，因此无咎无论是读医书还是跟师学习，都受到丹溪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无咎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到这点。无咎还曾于上海创办丹溪学社，并任第二十代总教，因此许多学者把他归为丹溪学派。编者认为，历史上丹溪确实有很多弟子，可以查考的就有赵道震、赵以德、戴思恭、王履、刘叔渊、刘纯等人，但无咎的三位老师周外翰、龚茂才、徐侍卿之传却无从考证，他并没有明确的传承关系，“第二十代总教”想必也是自命的，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曾把他和虞天民同列为“非丹溪门

人而私淑者”，比较恰当。由于有“义乌三溪”之称，加上人们对他的不了解，所以很容易会形成这样一种理解，那就是丹溪、花溪、黄溪这样一脉相承的学术体系，对这点编者则不认同。

虞天民确实有丹溪遗风，他世居花溪，自号“花溪老人”。其曾叔祖诚斋曾游学丹溪，世代以丹溪之学为宗。《医学正传》自序云：“愚承祖父之家学，私淑丹溪之遗风。”可见学有渊源。在他所著书中的各种病症，都列“丹溪要语”、“丹溪方法”、“丹溪法套”等，并对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有独特发挥。

无咎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他对虞天民的评价，也仅仅是“庸中之佼佼者”而已。除丹溪医著外，他熟读古典医籍，尤精《内经》，每读必领悟古人之本意与精华所在，反对“墨守古方，强符今病”。他临证坚持“按脉探理，因时辨方”，一切从患者及病因的实际出发。无咎的著作，也完全不同于虞天民那样因循丹溪，而是多具创意，别具一格。其论病说理，则必宗《内经》，先引用《内经》原文，再结合具体病例进行分析，这在《明教方》中尤其典型。而他的处方，也基本上都由自己拟定，几乎找不到丹溪成方的使用。虽然他担任丹溪学社第二十代总教，但编者查阅了丹溪学社的简章，其教授的课程，一般先授《医学通论》，再授《医量》，次授《脏腑通论》，及其他参考书籍，竟完全没有提到丹溪的任何著作。这些特点，编者初读之着实感到意外，但深入剖析，则又为之释怀而喜悦，因为这正反映了先生的“勤求古训，博采众长”，他已将丹溪学说融入到自己的学术体系之中了，这比之只因因循古方者，真不知道要高出多少了。

我们认为对于中医所谓的学派或流派的继承，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各派各家与众不同的思想与方法整理归纳后，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为我所用，临床上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方法诊治，而不应偏执于某一种。就如医史上确实存在金元四大家，但是否就一定就要有个“金元四大派”？出了几位擅用附子的医家，是否就一定要推出个火神

派？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在无咎的著作《中国医学通论》中，他把中国医学归纳为“导引医学派”“服食医学派”和“理论医学派”三派，他自己和丹溪、花溪，以及历史上绝大多数医家当然都是“理论医学派”的，但“理论医学派”又未免过于笼统。任应秋先生曾把无咎列入“医经学派”之中，如果硬要给无咎先生归属个流派，编者认为还是任老的“医经学派”更符合无咎的学术特点。



无咎曾就读于两浙高级师范，这为他打下了扎实的西学基础，使他的思想更为开放，较那个时代的中医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西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既不盲目接受或排斥西医，更不盲目迷信中医，而是将中西医学进行比较，分其优劣，互有取舍。

他常将中西医学列举对比，以明其优劣。如在《医轨》一书中，论痰核、胆枯、胃大、反胃、瘰癧、喘等疾病，他都分别列举中西病名、中西治法，对之进行比较。对脏腑的研究，他借鉴了西医的解剖学，对中医一些含糊不清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比如脾，在《医轨》“论脾”、《脏腑通论》“析脾”，以及《黄溪大案》“主脾析”等章节中，他从脾的命名、解剖、历代文献等方面旁征博引，认为脾为中医的脾之大络，即今天解剖学上的胰腺，其说理之透彻明晰，可补入今日中国医学史和中医脏象学教材。

他对西医的生理、解剖颇有研究，不仅接受了血液循环学说，而且能和中医理论相结合，有所创新。如在“论中风”一文中写到：“征诸生理学，血之循环始于心脏右房，压入肺脉管，通入肺之两叶微血管，再入心脏左房，通过肝脉管，进入肝回管，及出肝回管，上行头部微血管，下注肢体微血管，先慢后快，心房上下有收缩膜，心肺肝三脏进出，有总回管总脉管，如此继续不已，流转无停，是谓全体循环。”又：“血由肺中经过时，摄受肺中之养气，将自己之碳气放出。”“生理学所谓氧气，即中医所谓清气；其所谓碳氧气，即中医所谓浊气。”

一位中医师在当时能有这些观点是很难得的。他将血液循环学说和《内经》理论相参合，而创制“一循环饮”和“二循环饮”，此二方的作用，“一为行血去风邪，二为引血归心脏”，并认为：“余之申述本论者，冀合中西医术为一辙，非敢摩古人之垒，而坚独树一帜也。”

他虽宗《内经》却不迷信，对一些观点敢于质疑，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对五行生克学说，他认为：“五行原为假定名词，与阴阳同，其含义甚阔，若锲而不舍，不但失中医哲学意味，直走入魔道矣。”“西医之治医，所究者在一脏一腑之统系，反成枝枝节节。中医之治医，乃以哲学科学互相对举，故知之者甚妙，且索之也极繁，不但胶滞于生克二字，差毫谬万，即信其理而未汇其通，亦如飞鸟之两翼，折其羽，将堕落而不能儿儿。”

对于中国医学之弊端，他认识透彻，敢于批评。如在《中国医学通论》的绪言中，他直言不讳地写到：“中国医学之不发达，且日行退化，一因社会上观念之错误，视医生为杂技，尊之者称为神秘，轻之者诋为贱工。二因医人自己行止之虚伪，未解三坟之意，不读三世之书，钓名世医，标为三代五代，七世十世，前者以学为术，后者以术罔世，此种错误观念与虚伪行止不除，中国医学永无进化之量。中国医学之书，不啻汗牛充栋，然陈陈相因，无有为统系之研究。”其剖析可谓入木三分！

3. 医学史论 多有创见

无咎学识渊博，其论病说理、遣方用药，自具风格，多有创见，实具一代宗师之风范。如对于“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的理解，他将“俗医”错误理解的治法，和他厘正后的治法，分别列出“客观”与“主观”两个表格，读之一目了然，并痛斥俗医：“未贯先医遗论，错会经文意旨，真自误而误人也。”在“脱力伤寒”一案中，他提出“治病不难，辨证为难，辨证既明，用药乃准”，并分别从发病时令、症状、脉象、热象、神志等七个方面对伤寒与湿温详加鉴别。处方论

药，他独创“主、从、导、引、加”的法则，规定七钱至一两为主，四钱至六钱为从，一钱至三钱为导，一分至七分为引，轻重用舍无定为加。如《伤寒论》治张记室少阳病，自拟却变汤，方中主、从、导、引、加所对应药物清晰明了，该法则实为对“君、臣、佐、使”法则的创新。

遣方用药上，不墨守成规，如治乳儿喉痹，他言简意赅地概括出了“清血解毒”这一总的治则，而在具体治法上，则主张“母子同治”，列出乳母服、小儿服二方，同时外用猪牙皂、硼砂、胆矾、川郁金、冰片药用葱管蘸少许吹患处。论治肾风，概括出肾风有外、内二因，分别拟定磨肾去风汤和巩肾去风汤二方。在《伤寒论》中，他没有完全因循仲景的用药套路，而是根据当时的气候、体质等特点，创制了一系列性味较为平和的方剂，据记载均收到了满意的疗效；同时，明确指出烧裨散的不当之处。凡此种种，读无咎之书，可体会到一种“活泼泼”之意境。

无咎对丹溪学说亦有一定的发挥，如“阳有余阴不足”论，他认为其含义是“吾人之肾阳容易发动，故阴精时见不足也”。对于丹溪“白术、黄芩安胎之圣药也”之说，认为这是利用“白术之甘辛而止，黄芩之苦寒而达”，并对张锡纯、陈修园之言进行了驳斥，指出他们的论点错在黄芩的用量过大上，自成一家之言。

三、办学、传人与著作流传情况

1925年，无咎在上海创办了我国早期的中医学校——“汉医学院”，并任“丹溪医科学社二十代总教”，努力培养中医人才，弘扬中华医学。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取缔中医学校命令，不久，学院被迫停办。为维护中医事业的发展，陈无咎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并联名上书，阐明捍卫祖国医学之主张，要求为中医正名。此举得到了众多社会有识之士的声援，使政府当局有所收敛。对政府当局处置中医一

事，陈无咎当时曾愤然撰文曰：“我以为，‘中华民国’各种学校，重要莫过于中医，中医学术之湛深，有特殊之途径，足以代表‘中华民国’一切文化。”其慷慨陈词，真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其办学规模，据《明教方》自序所载：“从余游者，近不过三十人”，可见规模虽不大，但人数也不算少，而且还有大量的函授学员未计算在内。他对自己的弟子寄予厚望，曾谓：“纵此三十人莫能传吾道，又安见异日追随杖履者……发挥光大耶？”但由于种种原因，得其衣钵的得意弟子却很少，有记载的有彭天演、陈光谨等，但事迹俱不可考，以至于今日无咎之学几成绝学。

1938年，陈无咎出任上海丹溪大学校长，接受名誉医学博士学位，国民政府特授其七级嘉禾勋章，奖给“保卫桑梓”匾额。他曾担任中央国医馆编审委员会主席，并主持中医学的名词统一整理工作。这一时期，是陈无咎潜心医学研究、著作频频问世的鼎盛时期。他将一生对医学的钻研心得及治病经验编成《黄溪医垒》丛书，计划分五辑陆续出版，但其中有多部由于战乱等原因没能如愿付梓。据我们考证，无咎在世时已出版的有《医量》《中国医学通论》《医轨》《脏腑通论》《妇科难题》《伤寒论蛻》《伤寒论蛻后编——伤寒病证实验方案》《黄溪大案》《明教方》等九部，《内经辨惑提纲》于1984年由《浙江中医杂志》编辑部据张赞臣提供的手稿出版发行，《医事前提》《黄溪方案》《在抱室答问》《刚底灵素》《医壑》《中国儒医学案》《金匱参衡》经我们多方寻找未发现版本流传，但有部分内容刊登于当时的医学期刊中，如《刚底灵素片谈》发表于《医界春秋》，《黄溪校议》发表于《国医导报》等等。在期刊中发表的尚有《意山医案》《壶叟笔记》《医圣笔记》《黄溪最近方案》《黄溪妇科方案》《白术黄芩说》《妇人三十六病说》等多篇论文。在《医界春秋》杂志上连载的《中医内科科学讲义》，可谓是最早期的中医内科教材，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

黄元白（原国民政府众议员）在为陈无咎作小传中写道：“溯洄医

著以来未有几无咎之博者，中医读之，弥见奋兴，喜得导师宗匠；西医得之，深自悚皇，不敢轻相国士。古称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今无咎洞一术而三名俱立，此孟轲所由悬择术也。”许世英（曾任国民政府安徽省省长、驻日大使）在该丛书著文对陈无咎推崇备至，他说：

“无咎教授邃于医学，近著《医轨》一书，凡人质之强弱、生理之本源、病症之虚实、药剂之取舍，融汇中西，阐明意蕴，变古而不失其精，通今而适如其量，上追《灵》《素》，横贯四家，诚今日东方医学之正轨矣。业是术者苟能循是轨，而善师教授之意，以推得古人之意，神明而变化之庶得其道矣。”

难能可贵的是，陈无咎工诗词，擅书法，还写过有关辛亥革命文章和英烈传略，如《震悔堂文存》《倚剑楼诗集》《善补过斋笔记》《清史论衡》《无间子》《周易简解》等书籍，都自成一家之言，可谓学识渊博，才高八斗。同辈学者由衷地赞叹：“他人有止境，而黄溪无止境也。”

四、结语

陈无咎竟是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医家！今天，我们系统整理了先生有代表性的医著八部及论文若干，并适当加以评按，希望读者能全面了解先生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当然，这些著作都写于20世纪上半叶，随着时代的进步，其中的一些理论和认识，尤其是涉及西医方面的，在今天看来或许不正确或许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但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望读者谅之。

编写说明

一、陈无咎先生曾计划分五辑陆续出版《黄溪医垒》丛书，第一辑为《医量》《中国医学通论》，第二辑为《医轨》《脏腑通论》《妇科难题》，第三辑为《医事前提》《黄溪方案》《在抱室答问》，第四辑为《黄溪校议》《刚底灵素》《医整》等，第五辑为《伤寒论蛻》《伤寒实验方案》《中国儒医学案》。这其中有多部由于战乱等原因没能如愿付梓。我们从先生已出版的著作中，选取能反映其学术特点并对今日的中医临床工作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医著八部，以及先生六篇重要的医论医案，加以整理、标点、评按，名曰《陈无咎医学八书》。

二、《医量》，丹溪学社1923年6月出版。《医轨》《脏腑通论》《妇科难题》，以上三书由丹溪学社于1924年夏7月出版。《明教方》，依据上海中医药大学馆藏铅印本，具体出版年代不详，原书第96至第100则方案缺如，第95则方案不全，今录出前94则方案。《伤寒论蛻》《伤寒论蛻后编——伤寒病证实验方案》，丹溪学社1929年4月出版。《黄溪大案》，丹溪学社1929年10月出版。本书采用的便是以上版本。

三、本书排序，尽量依据先医理后方案的原则。原书正文前作者和参校者名单，移至每一种医著的封面，并增补整理评按者名单。

四、原版本均为繁体字本，本书一律改为规范的简化字。异体字，径改；通假字，保留；明显的讹误，径改。

五、原版本均为竖排本，现易为横排本。原书中表示文字前后的“左”“右”二字，改为“下”“上”二字。